

心悦之，
诚评之。文
学、书画、摄
影、音乐……
诚邀您一起
聊经典，谈创
作，评作品。

欢迎您的来稿

投稿邮箱：
wanbaofukan
@163.com
请在主题标注
“心悦诚评”。



潍坊晚报

2023年7月20日

星期四

值班主任：

张媛媛

编辑：

鲍涛

美编：

许茗蕾

校对：

刘辉

散文集《暖》，是作者刘金凤多年生活的积累，里面有着童年的回忆、学生时代的思考、工作的体味与感受，更有着为子女为人母的切身感悟。

作者是细心的。日常的琐事，对大多数人来说，经过生活的流淌，已如过往云烟，在匆匆的生命旅程中一晃而过，并不会留下多少记忆。她却以极其细致地观察、纯真地记忆和静心地思考，欣欣然将几十年经历的点点滴滴形成了娟秀的文字，落到了纸面上。如“最

让我开心的是你吃饭再不像以前那么挑剔，回家后妈妈做的所有的饭菜都成了美味，而且还和同学们吹嘘妈妈做的饭好吃呢。”一个母亲的心，揉碎在孩子成长的过程中。正是这些，如涓涓细流，给读者以深深的震撼，并勾起读者对童年的回忆，对过往生活的回忆，对父母长辈给予的亲情的回忆。

《暖》中有一颗“爱心”融入在字里行间，“爱”仿佛一条主线，牵动着每一句话，每一个字。像在学习上跟孩子的沟通：“而如果不情愿的，一定不会学得开心，相比起你的学习，我更希望你快乐。”还有帮助老人给孩子裁衣服的情景：“有一天，几个奶奶级的老人找到了妈妈，让妈妈给她们裁剪一下孙子的棉袄。妈妈没有犹豫，三下五除二就搞定了。后来，妈妈反复回忆这件事情，觉得自己唐突了。自己本来就是自学成才的，怎么可以这么自信呢，万一给人裁坏了呢。”这些，倘若不是一个直爽、有爱心的人，是想不到的。

《暖》，正是爱的力量，爱心使然。细读《暖》，更能感受到作者的心总放在别人身上，为别人着想。无论是亲人、朋友还是生活中偶然的邂逅，都让人感受到其为别人着想的心无处不在。像对贫困户老周的照顾：“回家后，想着老周艰难的生活，我决定尽点微薄之力帮助他。我去超市买了油、米等生活用品，找了些家里干净的旧衣服

去老周家里看望。”所有这些，想的不是自己，而是别人。这些是与作者的生活经历有着密切关系的。可以看出，作者经历的生活是充满爱的，是温馨的，母亲是一个暖心的人，在母亲的影响下，一家人都是暖的。也正是这暖心的环境，培养了作者的一片爱心，作者又将这浓浓的爱不断传递给了周围的人。

我认为，一篇文字能用心打动读者，便不失为一篇好文章。《暖》字里行间，无不用“心”给读者涓涓暖流，让读者为之心动。读《暖》，读到的不仅仅是文字，更是文字中充盈的爱意，还赋予人一种积极向上的能量，让人感受到生活的美好。

■ 点评

暖在字里行间涌动

苍老的浮云

□王炳利

从外语翻译成中文，语言才显示出它应有的魅力。米兰·昆德拉——将这五个字拉长音调，读出来，就像一首诗，更像一支歌，旋律优美，意味深长，也像一朵苍老的浮云，游荡在苍茫的宇宙。

在我们密州西北乡的语境里，一个人死掉了，不说“死”，只说“老”，某个人走了就是这个人“老”了，也就是去往了天堂。

与米兰·昆德拉的缘分，大概缘于早些年逛夜市购书的经历。在夜市书摊上，一本名为《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》的书，堆在诸多书籍里，封面呈现出米兰花的颜色，但封面上的这句话，如雷贯耳，一下子击中了我的灵魂。

《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》是米兰·昆德拉最负盛名的作品之一，讲述了一段三角恋的故事。这部史诗般的作品在1984年出版后，使米兰·昆德拉一跃成为国际文坛明星。

小说描写了托马斯与特丽莎、萨丽娜之间的感情生活。但它不是一个男人和两个女人的三角性爱故事，而是一部哲理小说，从“永恒轮回”的讨论开始，将读者带入对一系列问题的思考中，比如轻与重、灵与肉。

我们常常听到人们抱怨生活中有太多的责任、世俗、规矩等负担，总是感叹生命中有太多不能承受之重，因此都想快快卸掉重担轻装前行。

然而米兰·昆德拉却认为，最沉重的负担同时也成了最强盛生命力的影像。

这多像我自己，多年来的漂泊与流浪，让我一次次地感受到了生命的无奈与孤独，这句话正好与自己的命运如此契合，虽然囊中羞涩，但我依然掏钱将此书收入。

山，不管多么苍老，它依然矗立在天地间；海，不管多么苍老，它依然占驻在地球上；云，不管多么苍老，它依然飘浮在天空中。浮云，就像一个天堂，它容纳了那么多苍老的人和事，当你思念他们的时候，不妨抬头望天，看见一朵苍老的浮云，就看到了那个“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”的老人，正在回望遥远的人世，依旧在天堂感受人间的“生命之轻”。

不久前，94岁高龄的米兰·昆德拉与世长辞。“这是一个流行离开的世界，但是我们都不擅长告别。”米兰·昆德拉曾在《生活在别处》中这样写道。而这一次，跟我们告别的对象，真的变成了米兰·昆德拉。

7月的米兰花正在盛开，小小的米粒状的花朵，呼应着天空中飘浮的苍老的云朵，依旧装扮着这个纷纷扰扰的世界。

张炜笔下的道德两极

□李石头

多年前，张炜到寿光的一个文学讲座讲课，谈到读书，谈到严肃文学及流行读物……其中有句话，我到现在仍记忆犹新：无论音乐、美术、文学，审美是个只能上、不能下的事。后来读张炜的书，产生三种印象：

儒家气象。《古船》是张炜最早的也是最重要的作品之一，有人说当代文学是从《古船》开始“不再把权威话语奉为圭臬”。放在今天，《古船》依然是一部杰作，它对中国社会从土改至改革开放几十年间的审视与反思，以及层层深入的长篇驾驭能力，让人难以相信这出自一个28岁的青年之手。《古船》显示出作者深厚的国学造诣，比如中医药、养生知识及古典哲学素养，张炜1956年生人，到上世纪80年代中期还只是一个青年。

在《也谈李白与杜甫》中，张炜说：“如果不相信终极真理，我们就会缺乏‘解码’的热情，也从根本上丧失了道德感。道德和审美之间不是一种怎样平衡的问题，而审美本身就是道德。”对李白、杜甫身上“干谒”求官的一面，他无法等闲视之，所以将他们不得体的部分与才华拆分来说，试图从时代的、社会的、历史的角度去寻根觅源，而没有视为一个自然的复杂的统一体。从这里也可看出，他对“君子”这种标准有一种天然的维护，似乎艺术家跟道德仁人天然的应该合二为一。

善恶对立。2015年面世的《寻找鱼王》，与《古船》时间上前后相隔近30年，在人物和情节设置上却显出一个共同的特征：即小说世界的善恶二元对立，以及正面人物的被侵害感。《古船》中，从土改开始，老隋家成为被侵害的一方，在《寻找鱼王》中，这种侵害未掺杂时代和社会背景，但好人与坏人的恩怨仍构成主要故事线索。善与恶，好与坏，构成张炜小说世界鲜明的两极。普通人的受侵害也

难以避免，作为一个思想者，张炜没把以恶制恶作为选择，但他把善恶对立视作了一个无解的方程，然后在小说里始终和被侵害的一方站在一起。

张炜曾谈到食物链的顶端，如《古船》里的赵炳，《寻找鱼王》里的老族长……苦难给予大部分普通人以伤害，往往需要假一小部分人之手。在西方国家，19世纪的大作家们往往选择一种向内的度化，陀思妥耶夫斯基的《卡拉马佐夫兄弟》、列夫·托尔斯泰的《复活》、雨果的《九三年》和《悲惨世界》，都是承受苦难后的超越与升华，最后进入宗教或人道主义的拯救。莫言与现实有较多的融合性，而张炜是理想主义的轩然自持，对苦难的描写，时常背负一种身被其害的主体疼痛。这是作者人生观、世界观的综合体现。

清正立场。《也谈李白与杜甫》是张炜在万松浦书院的讲课结集。借谈李杜二人引申开去时，那些宕开一笔的零碎闪光，涉及当下，涉及东西方的诗艺文脉，涉及知识分子在人间安身立命的地点乃至文艺创造过程的心灵状态……往往别有洞见，而每一条脉络最后的投向，万千溪流归于大海，都呈现出那种“站立感”，不回避，不迎合，而始终做一种信念的坚守，那种洞烛幽微后的清正澄明，是直接承继古老先贤的。

张炜既有一个艺术家的激扬与细致入微，又始终坚持一个知识分子的使命担当以及道德自持，身处当代而保有古君子式的持重和尊严，对各种时代的喧哗，既有严肃的关注，又有自觉的疏离。所以，张炜的价值体系，典型地体现出一种东方“儒”或“士”的精神。